

玉渊杂谭

我们到故宫看什么?

为了让故宫文化更多地“走出去”,更加“接地气”,实现“把故宫文化带回家”,故宫博物院这几年可谓煞费苦心,做了很多有益尝试。最深入人心的当属其推出的一系列卖萌文创产品,为古老的故宫披上年轻的时装,显得活力四射。

日前,故宫又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故宫博物院西河沿文物修复场所将于今年10月以适当形式向公众开放。同时,他们还将用3年时间拆除所有违章建筑,进一步开放只保留古代建筑的紫禁城,预计到2025年开放率达85%。

喜大普奔,我们不仅马上就有机会隔着玻璃墙感受工匠精神的感召,观看“现场版”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而且随着故宫进一步揭开面纱,我们还将有幸“窥探”更多“后宫禁地”。更令人感动的是,故宫意欲大刀阔斧调整办公格局,拆除违建,迁出所有行政人员和员工停车场,彰显了其文物保护理念和思路上的进步;还地于紫禁城,恢复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回归对文物应有的尊重。

不过话说回来,新增开放区域必然对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除西河沿外,今年年内还要开放甬虹桥

至隆宗门、箭亭至文华殿区域,故宫开放面积从现有的65%增至76%。如果相应的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配套跟不上来,那么无论对于游客还是故宫,尤其是首度亮相的建筑和文物来说,进一步开放未必是重大利好。

而且日常管理上,还存在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展陈理念。比如从卢浮宫出来,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和我有类似的感受,富庶的馆藏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另外,华人设计师的透明金字塔就像古老宫殿的一张靓丽新名片,毫无违和感。至于这座故去的法国王宫居住过哪些王与后,他们如何起居生活,

文·杨雪

则不太关注,基本忽略了。

再回忆一下游览故宫的经历:游客挤在大殿栏杆外看龙椅,摸着宫门上的大钉拍拍照,围着珍妃井指指点点……举手投足,流露出的对帝王生活、宫闱秘事的崇拜和窥视癖。虽然我们是一个对帝王崇拜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但作为现代化、国际化的博物馆,应该用自己先进的导览和陈列方式与民族血液里的顽疾对抗,而不是妥协,甚至迎合。

我们到故宫看什么?物化的历史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应是文物所带给我们的知识和启示。

历史对英雄的审美永远不会疲劳!

胜

63年前的7月27日,在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北纬38°线以南5公里处,一个名叫“板门店”的小地方,“朝鲜停战协定”在这里签字了,自此板门店名扬天下。

白雪、严寒、饥饿、炮火、枪弹、刺刀、呐喊、惨叫……这一切都在1953年7月27日之后,沉寂了。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落下了历史的帷幕。

志愿军胜利了,中国胜利了,正义胜利了,历史胜利了!尽管今天仍然有人想对这胜利打折。

作为中国空军参战部队的一对普通军官夫妻,在这胜利的时生了一个男孩,军官夫妻毫不犹豫地给男孩起名“朝胜”。从此,为男孩刻下了一个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的终生印记!

这几天,素来不喜欢看电视的朝胜,却日以继夜地一口气看完了38集电视剧《三八线》,和《彭德怀元帅》中关于抗美援朝的全部剧集。此刻,朝胜不是观剧,而是读史。读就在昨日的历史。

我在想,假如以今天国际关系的观念,63年前的那场战争还会发生吗?假如让今天的年轻人去投身那场战争,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假如今天,让一支饥寒交迫、装备落后的军队,面对着16个国家参战的“联合国军”,加上30多个后勤支援的国家,几乎就是向大半个世界开战时,胜败可测吗……

但是,有时历史就是这样的出人意外,百年岁月不及决断一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甚至还有完全停战熄火硝烟,一片废墟、一穷二白,就敢向以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战!人家有航母,我们要跨过鸭绿江;人家有战机,我们也要跨过鸭绿江;人家有一枚核弹,我们还要跨过鸭绿江;人家可能灭了新中国,那就再上井冈山!

这就是中国统帅部向全世界表明态度!

于是,大将彭德怀横刀立马了,渔猎户李长顺、农民张金旺等参了军……几十万大军秘密潜入朝鲜,第一战役就将逼近鸭绿江的联合国军打了一个冷不防,毙敌一万五千余,一口气将狂妄的对手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宝剑匣中鸣,出鞘便杀人。何为“当惊世界殊”!

我们熟悉的许多抗美援朝的英雄,在这两部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历史对英雄的审美永远不会疲劳!

电视上,仅仅是志愿军军服的土黄色,就让我亲切无比!没有军衔、没有绶带、没有勋标、甚至没有帽徽和领章……紧束一根腰带,斜挎一支钢枪。这是全世界最简约的军装!这是和祖国土地可以融为一体,站起来就是一片巍巍高原,躺下去就是一片绵绵黄土!

在穿着这样军装的战士面前——风雪可以冻结他们的生命,却改变不了他们的战姿,冻死也是冰雕;冰雕是军人的魂魄;

饥饿可以吞噬他们的血肉,却无法折断他们的硬骨,饿死也是骨立根根如剑戟;

炮火可以撕裂他们的躯体,却无法遮掩他们的迸发,炸碎也是火花点点播天地;

子弹可以穿透他们的胸膛,却无法击到他们的祖国,牺牲也是闻家乡笑声朗朗……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从那片雪原伴着炒面的一把白雪,到今天案头电脑旁的一杯清茶;从那场战役削矮了山头的炸弹轰炸,到今天街心广场里的歌舞升平;从那个半岛十八万志愿军英灵风中的呼啸,到今天医院产房里呱呱坠地的天籁之声;从板门店简易房中美军统帅签下第一份“没有胜利”的协议,到今天人民大会堂里递给全世界的国书……

《三八线》的每一集片尾,都会反复播放我国以最高的礼仪,迎来了埋葬在韩国土地上的志愿军遗骸。身穿礼服的礼兵们怀着覆盖着军旗的遗骸木箱,不知他们听到没有,阔别祖国六十多年志愿军灵魂的哭泣!此刻,我的心在颤抖热泪盈眶,我听到了英灵的发问:

今天我们的国土,还有没有一株小草被别人践踏?今天我们的海疆,还有没有一朵浪花被别人污染?今天我们的天空,还有没有一片白云被别人遮蔽?今天我们的家庭,还有没有一个孩子被爆炸惊醒?在天安门门前大阅兵震天动地的足音就是向前辈军人的回答:如有必战,如战必胜!

艺苑

乌镇(摄影)

吴名



植物笔记

红千层

文·陈超群

在说红千层之前,有必要先讲一则“long long ago”的故事。

1768年8月,英格兰普利茅斯港口,一艘巨大的船正要扬帆起航。这艘船名为HMS奋进号,船长是大名鼎鼎的航海家、探险家、制图师詹姆斯·库克,人称“库克船长”。乘坐这艘船同行的有著名的博物学家、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约瑟夫·班克斯,以及他们的助手和学生。

奋进号先向西横跨大西洋,乘风破浪,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合恩角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分界线,环境十分凶险。班克斯率队上岸考察植物,有队员在恶劣的环境中丧生。

绕过合恩角,奋进号进入太平洋,在茫茫大洋中继续向西航行,终于在1769年4月抵达南太平洋的明珠“大溪地”,在那里开展各种考察,包括植物采集。考察期间,库克船长接到由英国海军部发来的密函,要在南太平洋寻找“未知的南方大陆”。

1769年8月,奋进号继续向西航行,两个月后抵达新西兰。库克船长在新西兰逗留一个多月,进行勘察和制图。1770年3月,奋进号再次向西起航,于4月抵达澳洲大陆东南海岸。随船博物学家班克斯等人在这片海岸发现了大量在欧洲从未见过的新奇特物种,他们兴奋不已,采集了上千件植物标本,随船画师画了260多幅植物插图,在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的植物学界引起轰动。这个港湾,后被称作“博特尼湾”。博特尼, Botany, 译为植物学。

之后库克船长还率队进行了另外两次航海探险,植物学家们采集的植物品种达三千余种之多。在这些欧洲人眼里新奇独特的物种中,包括桉树、金合欢属植物、银桦属植物、含羞草属植物等等,其中包括红千层。

红千层,桃金娘科红千层属植物,原产于澳大利亚。第一个把红千层带回澳大利亚的,就是随着库克船长进行大航海的博物学家班克斯。自从班克斯把红千层引种到英国伦敦后,这种植物就在整个欧洲大陆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如今,红千层已经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美国加州、佛罗里达州、新西兰等地广为栽种。



桂下漫笔

林风眠：“公投”出来的校长

文·胡一峰



1945年的冬天,重庆,一处叫“大佛段”的乡间,有一片破旧的农家舍,屋中陈设极其简单,除了墙上的水墨画,桌上插着画笔的笔筒,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的主人竟然是一位画家,而且曾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美院院长。

屋子主人叫林风眠,抗战军兴以来,他已在此定居五六年了。这一年,林风眠也不过45岁,但距离他做北平艺专的校长,已有20年之久了。而他之担任校长,除了年轻之外,还有一特别之处,这个校长是学生“公投”出来的。虽然学术的天性崇尚自由,而民国时期的学术氛围也比较民主,但见诸史册的“公投”校长也极罕见。

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这是北平艺专的前身。史载,“民国纪元以来,教育部极注意于美育问题,因有设立美术学校之计划。”于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可谓应运而生。成立仪式上,教育总长、次长到会讲话,蔡元培也发表演讲,对学校寄予厚望。1922年,学校改称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5年8月,又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在原有的中国画、西洋画、图案系等之外,设了音乐系和戏剧系。

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一个新思想奔流进击的时代,又是一个学潮风起云涌的时代,社会动向反映在学术圈中,不但学生思想趋新求变,而且对校政抱强烈的主动干预态度,街头政治往往左右着象牙塔内之人的命运,北平艺专尤其如此。用后来曾在这所学校任教的庞薰琬的话说,“北平这个学校与南京、杭州、上海、苏州的美术学院都不同,……这几个校长是十二级台风都刮不动的。惟独北平艺专,几年换一个校长,校长一换全班人马都换”。庞说此话时,已不是二十年代,但确是真实写照。

北平艺专的第一位校长是郑锦。古往今来,一个学校的精神气质总会深深地打上校长的烙印。郑锦出生于一个画工家庭,留学于日本京都专门绘画学校,擅长工笔。在1924年的一次学潮中,郑锦辞去校长之职。此后,又先后有过多位校长,但都没能把学校带上正轨。

教育部一度想请蔡元培担任校长,这倒符合教职员的愿望,但蔡元培对军阀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



1938年,艺专部分师生惜别林风眠校长可见对其感情。



国立北平艺专旧址

不愿就职。最终,教育部同意了学生“公投”校长的要求。

1926年1月,《晨报》公布了“公投”结果:林风眠111票,蔡元培82票,萧俊贤48票,彭沛民46票,李石曾44票。以上五人为得票最多者,即为正式当选人。其余得票次多数者,尚有凌文渊21票,闻一多20票,冯白18票,张镜生16票,徐悲鸿15票,萧友梅14票。以上为当选人票数。现学生会预备呈文,请教育部就得票最多之林蔡萧彭李五人择一任命云。

奇怪的是,选举时,林风眠人在法国,并无什么影响。且不说得票第二的蔡元培,即便位居第五的李石曾,也成名已久。而得票少得多的闻一多、徐悲鸿的名头也比林风眠要响亮。据《晨报》当时的报道,“林氏不独在国内不知名,据由欧返国者所言,亦不知有此伟大之艺术家,故均怀疑”。如果当时有网络,估计“谁是林风眠”会逼居搜索榜单之首了。

那么,为什么是林风眠当选呢?林风眠的传记作者郑重分析,这与萧三的弟弟萧自生和先于林风眠回国的王代之的宣传有关,他们极力介绍林风眠的为人和艺术,还把林的作品照片展览给学生看,正好投合了学生求变求新的心态。

实际上,还不能不提的是,蔡元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蔡元培一直关心北平艺专的发展,他曾推荐了徐悲鸿担任校长,并为徐悲鸿写了推荐信,但徐在回国途中,滞留新加坡数月未能到任,开学在即,蔡元培转而推荐了林风眠。1926年2月6日,徐悲鸿和林风眠同船抵达上海。

这一机缘巧合,后来被演绎成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徐林矛盾”的公案,个中是非,史有公论,但蔡元培对林风眠的青睐,确为事实。后来,林风眠就任国立杭州艺专,蔡元培专门从南京前往主持开学典礼,为林站台。顺便可提一下的是,前几年出版的吴藕汀老先生的《孤灯夜话》中,还把林风眠斥为蔡之“傀儡”。老先生此言未必恰当,但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林二人关系之近。

林风眠这个“公投”校长所接手的并非多大的权势,当时在北平艺专兼课的郁达夫说,“这所学校仿佛是在换校长闹风潮大难之余,所以上课的时候,学生并不多,而教室里也穿得连煤炉子都生不起。”

但林校长并不畏难,反而把一股新风带进校园,他在学校使用裸体模特儿,成立各种绘画团体。举办的各种展览每周平均在以上。而且,按照林的想法,举办展览,成立社团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接近人间,深入人间,使民众真正知道伟大的艺术并不是鬼世界的玩艺,……不断给社会上最多数看不见艺术的人一种认识的机会”。

反观今天,一些展览不过是为了个人扬名立万,甚或沦为政客的秀场、卖画的宣传,仅此而言,林风眠在当年的想法和做法,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

可惜的是,林风眠担任北平艺专校长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张作霖开进北京,民国史陷入最黑暗的一天,艺专被说成是共产党的集中地。林风眠被指为“赤化校长”,迫于压力,他只好辞职南下。北平艺专也随合并到国立北平大学,后又成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并迎来了新的院长。但学生们还是怀念当年的林校长,又发起学潮,要求林北上。不过,此时的林风眠已就任国立杭州艺专校长,在美丽的孤山脚下,致力于“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事业了。